

入圍深圳青年影像節編劇獎

《一席之地》 打開年輕人的中國夢

第13屆深圳青年影像節昨日揭幕，改編自茅盾文學獎候選同名作品的電影《一席之地》入圍編劇獎項提名。這部電影的來歷頗為傳奇，原著作者是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潘習龍教授。故事講述了大學畢業生黃龍把個人的文學夢融入到偉大的中國夢之中，堅守底線，崇尚經典，最終在中國文壇獲得一席之地的奮鬥故事。

潘教授原本主攻醫學專業，醫學博士，有管理學學位後經歷。這位醫學專業人士卻有着一個迥然不同的身份：作家。癡迷於文學創作的他筆耕不輟，勵志散文集《人生何處不綻放》，長篇小說《假藥》、《一席之地》等作品相繼問世。

作品集合青春本色

而潘習龍教授更直言，小說《一席之地》就是自己親身經歷和感悟的縮影。書中講述了主人公京都大學中文系學生黃龍畢業之後在社會上打拚的經歷，他懷揣夢想，在大學時期就完成了長篇小說《藥》，他對作品進行千萬遍修改，希望在中國文壇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理想得到女朋友鳳子的理解與支持。黃龍把他個人的文學夢融入到偉大的中國夢之中，堅守底線，崇尚經典，《藥》終於獲得春雷文學獎，一夜之間變成暢銷書。

潘教授介紹，黃龍從失戀受挫、出版受挫、銷售受挫，一次次信心爆棚，一次次鐵羽而歸，一次次重拾心情，一次次再度起航……「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是冰冷殘酷的，但潘教授傳遞出的不是絕望，而是集希望、浪漫、樂觀為一體的青春本色。作品讓年輕人對社會有充足的認識，對失敗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給年輕人注入滿滿的正能量。他表示：「一部好作品，尤其是針對年輕人的作品，必須催人奮進，必須推動社會進步。」

創作劇本頗為曲折

今次《一席之地》入圍第13屆深圳青年影像節編劇獎提名，而電影劇本的創作過程也頗為曲折。據聞，在潘習龍教授的小說《一席之地》剛出版時，就有影

視公司想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並希望他擔任編劇，但因個人原因這個願望一直沒能實現。2018年2月，潘習龍教授與導演楊子城在深圳見面。當時楊導演正在準備拍攝一部電影，劇本已經完成，準備一個月後開機，但他看完《一席之地》小說之後非常感興趣，認為「有些語言直接搬過來就是最優美的台詞」，便詢問潘習龍教授是否願意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

作家和編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潘習龍教授過去沒有劇本創作經歷，抱着試試看的心態寫了劇本初稿，發給影視公司。公司認為劇本不得要領，沒法拍攝，只好找了一名知名編劇重新改寫。

「我對重寫劇本不太滿意，因為編劇短時間內沒有讀懂小說的內涵。但從他的劇本中，我弄懂了如何創作劇本。」潘習龍還是決定由自己完成劇本，「畢竟我是最了解自己作品的。」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夏潮評價這部電影：「小說《一席之地》剛出版時我就拜讀過，情節跌宕細膩，語言風趣幽默，文字乾淨簡練。電影經過楊子城導演的二次創作，把黃龍與鳳子的愛情故事展現的更加凄美與婉轉，相信會受到廣大年輕觀眾的好評。」一部青春勵志電影，故事情節環環相扣，生活氣息濃厚，敘述中揭示出生活的真諦，一定引起觀眾的共鳴。



潘習龍教授熱衷文學創作。受訪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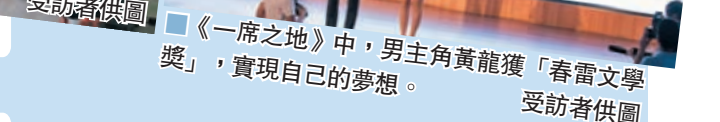


《一席之地》在湖北洪湖舉行首映式。

受訪者供圖



電影拍攝現場。



《一席之地》中，男主角黃龍獲「春雷文學獎」，實現自己的夢想。

受訪者供圖

為自己做道「證明題」

潘習龍有鄉情結，因而小說中的主人公黃龍有了「世界的中心在中國，中國的中心在湖北，湖北的中心在洪湖，洪湖的中心在黃台」的觀點。籌拍電影時潘習龍特別希望在洪湖家鄉取景，而當時家鄉正忙於國際龍舟賽，電影出品人彭宅林先生就建議在家鄉湖北鄂西縣拍攝，「天上七夕，人間鄂西，鄂西是七夕故里，特別需要一部愛情片。」而潘習龍教授的生日正好是七夕，或許這就是緣分。芸芸眾生，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一席之地。黃龍在小說中，靠自己的長篇小說《藥》為自己做了一道「證明題」；現實中，潘習龍用小說和劇本《一席之地》為自己做了這道「證明題」。

好戲連場

《世紀戰疫》這是不幸的預言嗎？

這星期的專欄再次要寫舊片，原因正是面對着疫情的反覆，戲院又再次暫停營業，對本來迎接着聖誕檔期準備收復失地的業界，顯然是再一次的重創。回看2011年的舊片《世紀戰疫》(見圖)，當時上映的電影票房一般，但今年再度成為熱話，甚至被「翻叮」追捧，關注度比9年前公映時更高。



電影中的病毒、傳染、防疫、假藥、人性的光輝和陰暗，有不少都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得到了折射。戲中美國芝加哥市被封鎖隔離，今年現實中，中國、意大利都曾出現封城抗疫，試圖控制病毒蔓延擴散。電影於

10年後的今日，突然重新受到影迷關注，讓《世紀戰疫》的導演、編劇都大吃一驚。近日更接受《財富》雜誌採訪時說，編寫《世紀戰疫》最初的想法，正是反映經濟主導的現實社會，都難以抵擋疫情爆發的衝擊。在2011年公映時，有文章形容《世紀戰疫》為「超現實電影」，不幸來到2020年卻成為了最寫實的世紀預言。電影情節緊湊，加上出色的演員陣容，《世紀戰疫》是一部拍攝手法聰明，而且令人看得心帶惶恐的災難電影。反觀現實中這場疫情災難何時完結？直到今天仍未有定案，惟望大眾繼續緊守防疫措施，齊心戰勝疫情。

文：艾力

疫情高企唯有在家睇戲

疫情之下留在家中，最好的時間便是收拾整理屋企雜物，以及尋找好的電影在家欣賞。



荷里活一套賣座喪屍電影《地球末日戰》續集《World War Z 2》(見圖)由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執導，型男畢彼特(Brad Pitt)主演，故事講及從一罐番茄醬罐頭的晚餐開始。外界，喪屍病毒正在肆虐，Don和他的妻子Alice，與另外一對情侶，和一個男人，躲在一對年老夫妻的農村房舍裏。5天前女孩的男友離開房子，再也沒有回來。他們正在準備晚餐，突然一個小男孩前來敲門，六個人起初不敢開門，因為怕染上狂暴病毒的喪屍襲擊他們，後來出於同情，還是將門給打開，救下了男孩。但隨之而來的一群喪屍利用空隙闖了進來，並攻擊這些在屋內僅存的生還者……自身難保的Don只得拚命的往前奔跑，成為唯一的倖存者。

喪屍襲擊你的親人，你以為他也沒有機會生存，那會過去救你的親人還是自己救自己呢？故事當然最慘的是沒有好結果的。

為什麼選擇喪屍電影，喪屍的出現便是因為病毒變異，現在我們身處的環境差不多全部都是病毒，所以在家中不妨看看。其實當年你看這套電影你會覺得好有創作感，但是今年你再這套電影你的感受肯定不同。

文：路英

導演：大衛芬查
演員：畢彼特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大製作電影放串流平台播映 醉爆了

早兩個星期美國「華納兄弟公司」才剛公布《神奇女俠1984》(Wonder Woman 1984)將於12月25日聖誕節當日在HBO Max及戲院同步首映，誰不知更爆的在後頭。華納於12月3日宣布將所有原定2021年在戲院上映的華納電影，全數同步於戲院及HBO Max的串流平台一齊上映！報道指因為新冠疫情持續，華納公司表示由於主要州份的戲院包括紐約及加州等都要關閉，嚴重影響到電影上映的運作及票房收入，無奈唯有作此決定，相關電影將會在HBO Max與戲院同步首映一個月後下架，戲院將繼續放映，這模式將先行運作一年。

轟動之處，涉及的電影總共有17部之多，製作有大有細。其中包括《格鬥之王》(Mortal Kombat)、《Tom & Jerry大電影》、《哥斯拉大戰金剛》(Godzilla vs. Kong)、《詭屋驚凶實錄3：魔旨》(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狂舞紐約》(In The Heights)、《太空也入樽：改朝換代》(Space Jam 2)、《自殺特攻》(The Suicide Squad)、《沙丘瀚戰》(Dune)等不乏高成本製作。

華納事件持續發酵，在疫情底下仍全球票房收入逾3億美元、香港票房港幣5,000多萬港元的《天能》導演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與華納合作無間，作品包括《蝙蝠俠》夜神系列、《鄧寇克大行動》、《星際啟示錄》和《潛行空間》等，路蘭就在12月7日炮轟華納：「一團糟，講一套做一套。他們應該尊重事前徵詢各曾經為電

影努力及付出的製作人和演員等團隊。」他又指出：「華納在2021年的電影，擁有大部分業界的頂尖製作人、合作多年擁有賣座保證的巨星，他們的作品是應該在大銀幕欣賞而並非供應給初出茅廬的串流平台……他們在自毀……」

除路蘭外，外電透露指華納自2005年至今的長期合作夥伴——《蝙蝠俠》夜神系列、《醉爆伴郎團》系列、《哥斯拉》系列、《侏羅紀公園》系列等逾60部電影的大製片家Legendary Entertainment打算就華納的HBO Max首映計劃採取法律行動，至截稿為止尚未發生任何具體的訴訟行動，消息指Legendary投資在《沙丘瀚戰》及《哥斯拉大戰金剛》的金額佔總製作費的75%，作為該兩部電影大股東的Legendary在該HBO Max計劃公布前的30分鐘才收到通知，假如消息屬實，其震怒是可以理解。

對於各地的戲院經營人來說，等了、捱了差不多一年，以為2021將會見到曙光的時候，一系列的大製作即將上映，美國「華納兄弟公司」HBO Max首映計劃這消息簡直是晴天霹靂！只怕華納這串流平台假如令到其他美國電影公司效法，以至蔚然成風的話，那戲院將如何是好？事實上去年Netflix



《沙丘瀚戰》電影劇照。



《神奇女俠1984》電影劇照。

豪買韓國電影版權的時候，因為電影一旦在串流平台播出，其他國家的發行商就不會考慮引進該電影在戲院上映。投資者抵受不了金錢的誘惑，當時已經聽到不少分別來自觀眾及製作團隊的聲音，有導演更高呼：「我要觀眾在大銀幕上欣賞我的作品！」可是投資者與製作/創作人均有不同的考量。

自本年第一季開始，美國各大電影公司包括「迪士尼」、「索尼」、「華納」及「環球」等不斷將大型製作延後上映，部分更推到明年才上映，香港的戲院商也已叫苦連天，片源缺乏之餘，每天的營運成本包括影計人工、燈油火蠟等，就算政府給了兩期共兩次補貼，合共也只不過15萬港幣一個銀幕，試想想坐落於商場的multiplex戲院，粗算她們有約90萬至150萬元的補貼，動輒一個月幾百萬的租金，補貼簡直是杯水車薪……有總比沒有好。若把3月政府勒令本港戲院停業的4個星期再加上7月的6星期，總共已經兩個半月沒開門做生意，看來這個12月應該也不能開門營業，聞說某些大地產商也沒減租……真的不敢想像戲院能如何支撐下去！難道我們以後就只能在家中電視或電腦上看電影？！

文：蕭瑟

《男排女將》 不是青春勵志片，是中年勵志片

雖然大台慶劇一套接一套，不過近期最吸引筆者的劇集，反而是ViuTV的《男排女將》(見圖)——始終青春劇近年已買少見少，而另一看點自然是劇中的女主角鄧麗欣。她從17年前在《戀愛自由式》演飾年少無知的泳手潘小鳳，到今天在《男排女將》中已變成飽歷風霜的中女排球教練蔣家瑜。歲月，不見催人老，反而見證成熟的鄧麗欣，已不再是昔日令人難以辨識的「餅碎」。

香港人似乎不太懂得拍青春勵志劇，不是演員不夠青春，就是勵志得過於公式，無法觸動人心。運動故事要熱血，在於主角要擁有一份執念，將不可能的變成真，這才能撼動觀眾情緒。可能香港本身就鮮有對運動有執念的「基因」，創作人總是不能刺中觀眾的共鳴之處。以《男》為例，劇中有一幕講到，角色「方丈」有打「觸手出界」的天分，但因為怕被人恥笑是「陰招」，即使大落後也不肯使用，最後受隊友激勵終打破心魔，使出絕活。但其實只要稍有意識，觀眾都知道，打「觸手出界」

根本是極為普遍的戰術。堅持不用這尋常招式，還要將之妖魔化，只會令觀眾覺得創作人對這運動認識不深，阻礙他們投入劇中世界。

不過我覺得《男》根本不是青春劇，而是歌頌「老兵不死」的勵志片。此外，故事雖然圍繞着力圖排球的男生，如何從莽撞稚嫩，慢慢展現出團隊的默契和自身的才華。不過整個故事中，最有血有肉有完整個性的，始終只有蔣家瑜這角色——曾經的排球女將，因為傷退和失意，結果成了保險經紀；但又因為內疚對排球難以抑制的一團火，最終又放下自己的事業和愛情，當起力圖隊教練。但故事的終局不止於她成為優秀的教練，而是她突破年齡和心魔所限，再次以球員身份踏上球場，為夢想打拚……的確，一個熱血故事的主角，只有突破重重限制，落手落腳落場出戰，才最激盪人心。

雖然《男》的比賽場面，完全拍不出緊張的感覺，但這也不是ViuTV的獨有問題，因為印象中除《激戰》之外，香港沒有出現過緊張刺激的影視作品。儘管《男》並不能稱之為令人動容的勵志故事。

文：視撈人

